

(散文)

品读父亲

□广东 黄琼喻

几天前我过生日，父亲打来电话祝我生日快乐。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像母亲那样在电话那端絮叨了半天。末了，母亲拿过电话对我说，周日就是你父亲六十岁生日了，家里准备给他操办一下，如果不忙的话，你就回一趟家，让父亲高兴高兴。

父亲都六十岁了！若不是母亲提醒，我真的忘了。听了母亲的话，我的心里不觉产生莫名的感叹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没有回县城，一直在东莞市上班，过着早九晚五的白领生活。虽然离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但我却很少回家，理由漂亮得足以说服自己：因为工作忙。

回家那天，父亲相当高兴，我清晰地看到他那爬满皱纹的脸笑得如此灿烂。父亲坐在我身边，脖子上吊着的MP3是那样的醒目。

“爸爸，您一直把它吊在胸前，脖子不酸吗？”我故意和父亲逗乐。“不酸不酸，这玩艺听歌好使，还可以录音呢！”父亲喜欢听革命老歌，那MP3是去年春节时姐姐买给他的。上了年纪的人成天把它挂在脖子上，看上去实在有点好笑。

父亲的生日宴是在家里办的。一向酒量很差的他那天竟然破天荒地喝了几大杯白酒。喝醉了，父亲的话开始多起来，他紧紧拉着我的手，从我小时候淘气一直说到上大学时获得奖学金，洪亮的声音直让我的耳朵生痛。

父亲说了一番醉话以后，我便和母亲一起将他扶进屋，想让他好好地睡上一觉。就在母亲把MP3从父亲脖子上慢慢取下的时

候，父亲嘴里忽然含糊地念叨了一句话：别动我的MP3……一个早已不合时宜的MP3又不是什么宝贝，父亲却对它那样看重，看来父亲真的老了！

“那玩艺里除了有你父亲爱听的歌之外，还录着你说话的声音，你父亲一直把它当成宝贝呢！”我正感叹沧桑岁月让父亲渐渐老去的时候，母亲的话猛地让我心

闲遐时喜好品茗吟诵古诗词。若配上中国古典音乐，则更觉妙趣横生。那轻盈跳动的横笛，伤感低沉的竖箫，宽厚绵长的古筝，华彩漫溢的琵琶，无一不与古诗词直泄的意境相互映衬。

我每每吟诵古诗词，很是羡慕古时文人洒脱自如的生活。他们仿佛总是生活在山青水秀的世外桃源，结庐而居，煮酒舞剑，吟诗弄曲，无不悠哉！

中国古典乐章历来是流动的诗词，在我看来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，皆是永久凝固的佳音。只要用心聆听，便会觉出古典音乐所追寻的境界。无论是《广陵散》，还是《潇湘水云》，抑或《汉宫秋月》……流淌的浓郁意境犹如开花见果，鸟鸣枝头一般。

“闲梦江南梅熟日，夜船吹笛

里一紧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MP3的耳塞塞进了耳朵里，按下播放键，第一首“曲目”便是我去年春节回家时侃侃而谈的声音。“你爸爸常常念叨你，他想听听你的声音。你也是，不太打电话回家报个平安！”我被母亲的话语刺痛了。渐渐地，视线开始模糊起来，眼里渗出点点热泪。

木讷的父亲对我一直别无所求，能够听到儿子上几句话，竟也变成了他心里最奢侈的愿望。我突然恨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，完全忽略了父亲的感受。心里暗暗发誓，今后无论多忙，每个月都要抽时间回家看看父母，无论有多累，都要给父母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感到踏实安心。

雨潇潇。”皇甫松的《梦江南》轻柔委婉，最适宜配上竹笛吹奏的江南小调，轻轻地如燕语呢喃。此时此刻，空气似乎都润湿了，有如一层水雾飘逸着，笛声空灵，似江南早春二月的雨丝，直渗心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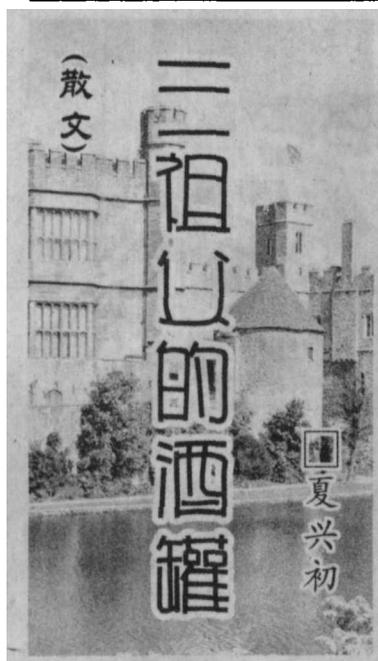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苏轼的词素以豪放著称。吟诵这首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即使是一个女孩子，也会想象自己会怎样手执铜琶铁板放声高歌。于是念奴声声，高唱入云，流水滔滔，气势如虹。

再有，《渔舟唱晚》的闲适淡远，《雨打芭蕉》的清雅柔和，李白的《长相思》，杜甫的《成都府》，李商隐的《忆梅》等等，配上柔情悠扬的《梅花三弄》曲调之类，真让人意犹未尽。

(散文)

鹤发童心恋古韵

□张若干



爷爷的弟弟、我的三祖父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，人称“烂酒罐”，87岁的他有78年是在酒坛边度过的。今年春节前打扫屋子时，他却抱出自己用了几十年的酒罐，丢进垃圾堆，这事让左邻右舍谈论了好几天。为此，三祖父话语如珠，说起了酒罐的往事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农村各家各户的粮食一年不够半年吃。一次，三祖父偷偷用两斤玉米到陶罐厂换回一只酒罐，气得三祖母和他吵了好几天。可是当时物质紧缺，打酒、割肉、买布料都要凭票供应，特别是酒，供应更是紧张，所以三祖父的酒罐时常空着。这使年轻体壮、酒瘾很大的

我们可以试想，如果没有诗词的描绘，音乐便是一片空白；如果没有音乐的韵律，诗词也少了一份灵气。如若将苏轼的词、李白的诗配上古筝，豪放抒情间会平添一些壮志疏狂。将辛弃疾的词配上琵琶，则会更加显现大漠孤烟般的塞外风情。李煜的词总是笼罩于一片愁云之中，笛子吹来太欢，琵琶弹来太疾，唯有箫、二胡低沉圆润，呜咽着，如泣如诉，幽然道出那浓得难以化开的愁。可见，诗词相融真是美妙动人。

闲暇，听一支古曲，吟一首古诗，情弦随拨弄而动，心灵飘飘然，不觉间，便会陶醉于春水秀水，古道西风，驿路客棧，月光美酒，夕阳瘦马……获得美的享受。

三祖父吃尽苦头，常常在忍耐中度日，难熬时，免不了做点“违章乱纪”的事。

记得1977年过春节，三祖父邀请我们一大家子到他家吃年夜饭。三祖父提着酒罐去供销社打酒，可他只有二两酒票，自己已半年没沾酒气，很想解馋。于是，他想出一个歪主意：轮到三祖父买酒了，供销社女服务员接过“酒票”给他打了二两酒，便转身去取其他东西。三祖父趁服务员转身之机，迅速将酒罐送到嘴边，一仰脖子喝得精光。待服务员转过身来，他说：“同志，你还没给我打酒呢？”“啥？刚才不是打了吗？”服务员很惊诧。“不信你看嘛。”三祖父边说边将酒罐倒过来，一副着急的样子。服务员见酒罐里果然一滴酒也没倒出来，只得又糊里糊涂地给三祖父打了二两酒。

如今说起这件事，三祖父很愧疚地笑了笑：“那年月没办法呀。当时要是被人检举了，后果没法去想！”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农村实行包产到户，家家户户有了余粮，乡镇酒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，喝酒不再凭票供应了。三

祖父高兴极了，每每赶场回来，总要打回满满一罐酒，一日三餐自饮自酌，直喝到红光满面走路摇摇晃晃为止。

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国家的富民政策逐年增多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此时，三祖父的家富裕了，还修了几间楼房。叔婶们见三祖父成天仍然抱着酒罐不放手，就劝他别再打酒喝，说乡镇酒厂生产的酒度数高，喝多了对身体有害，应该买瓶装酒。此后，三祖父常年都喝瓶装酒，酒罐又空了下来。

奥运年的春节到了。这天，三祖父打扫屋子，忽然发现了躺在墙角里积满灰尘的酒罐。他把它抱出来，深情地说：“老伙计，不是我忘恩负义不要你，谁叫改革开放使人们富裕了，都喝瓶装酒呢？说完，他走出屋子，毫不犹豫地

把酒罐扔进了垃圾堆。

纤歌

□陈晓燕

沿着草蔓丛生的小径
 搜寻嘉陵江那一曲悲咽的纤歌
 寻觅，寻觅
 嘉陵江水漂走了、淹没了拉纤人的踪迹
 洗净了拉纤人被风撕裂的汗液
 涂新了那一曲唱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纤歌
 江水清澈，河风秀丽
 我不相信
 难道再也找不到拉纤人的踪迹
 就凭那耳熟的纤歌
 还能在河水的深处寻觅呢
 咳咭 咳咭 蒹
 那并非现代的摇篮曲
 也并非粗犷的红高粱
 你，就是淹没在嘉陵江深处的拉纤人的踪迹
 你，就是拉纤人的血泪谱写在河床上的永恒的纤歌
 你，就是被缩写了的嘉陵江的过去
 纤歌，悲咽的纤歌
 还在耳畔响起